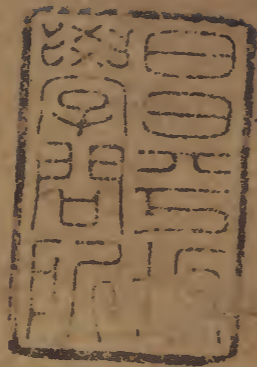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

孟子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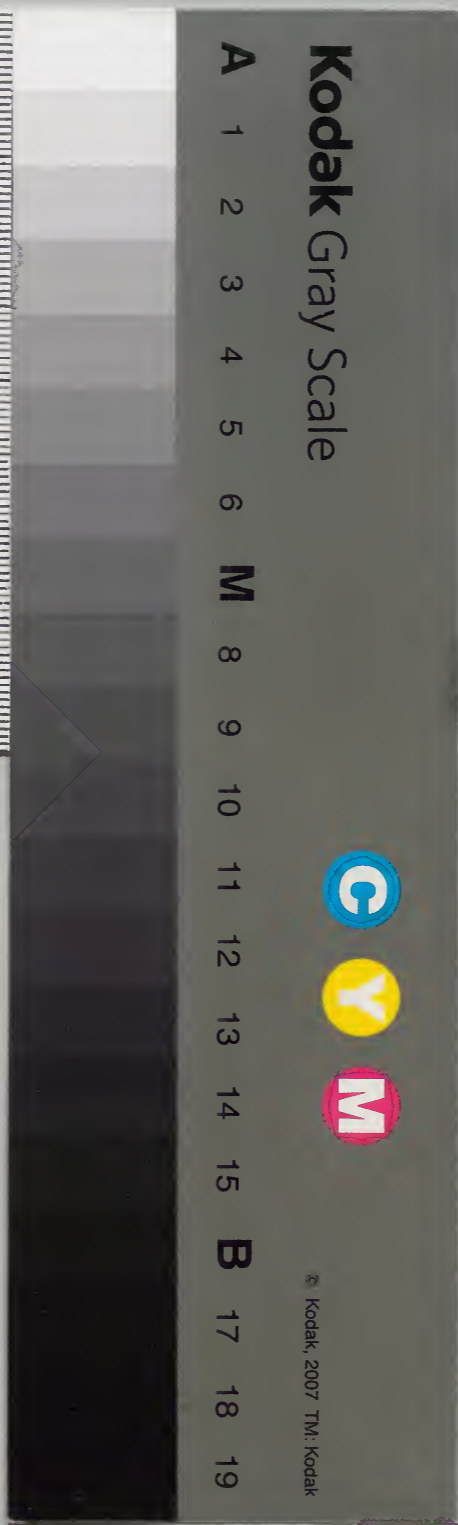


漢	八	八	八	漢
書	六	一	一	書
門	一	八	八	門
類	函	架	冊	類
類	號	架	冊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八	八	漢
七	六	一	書
兩	一	八	門
一	三	二	類
四	二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8618
冊	數	32	(30)
函	號	277	130

孟子十二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曰禮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進孟子弟于也

按禮重之答只是據理而言不以事實相較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摘述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只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告子下

敦復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
 乎臣其義一也○說統所謂以禮食者主人親饋則客祭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
 是也○語類不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
 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
 迎之禮法許如此○述朱不以禮食如不食嗟來之食其
 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亦其類也不親迎如家貧不能備
 六禮之類六禮問各納吉請期納采納幣親迎也○蒙川
 任人此言亦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闢之使聖賢處
 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揣
 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段說話○按任人亦本
 告子食色為性之說其義禮即所以外仁義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集解於答何有正交在往應之日少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
 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兵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當揣其
 定其高卑○係辨可使二字最有意寸木高於岑樓者使
 之高也食色重於禮者使之重也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使
 之也○翼註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
 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是有意偏較者輕
 重可使倒置下節言輕
 重之木然則不謂是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

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集解

上節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未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分必

多寡齊而後輕重見自是相承說然上言升寸木於岑樓

之上是言任人有意重食色此言鈞金不可與與羽較是

言任人有意輕禮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

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揚明耳○或問禮之大體固重

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有反輕於

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

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禮

於寸木鈞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

輕重之差而已精義伊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

重而巳○蒙引禮食親迎本不是輕但以利害言則何止乎

為輕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

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奚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

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足論禮也哉○條辨既辨其不平

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

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

摟之乎終音軫摟音婁

終反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蒙引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

與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

得禮終是重矣。○說約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

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終

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摟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

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愚按

往應之須看前後針鋒相對處未嘗變任人得食飢死之

說而以終見易禮食未嘗變任人得妻不得妻之說而以

摟處子易親迎方見得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比於禮之

輕者故失其衡孟子是取禮之重者亦比於食色之重者

而其衡自定若取食色之輕者亦不足以服任人矣須知

以輕較重即任人自開其隙惟兩重益衡任人

遂難橫抵耳於此見孟子析義之精語言之妙。○此章言

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

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等亦

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亦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

欲者也禮木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

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聖賢固不肯枉

尺直等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

也。○按此章本旨只在力爭輕重之大分其未嘗膠

柱調瑟言外員補一層乃正於大分上毫釐不爽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

子所嘗言也。愚按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中却有兩面曹

意在不故開孟子之然無礙問如何則可惟孟子意在為故

於交之妄意其可隨加棒喝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弗為

耳所不為也及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都是偏

撥他為處為則未有不可者不為安望其可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上 三 教後堂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

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見非不龐然大也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

按此便隱然是以不勝為患○說統食粟一語此是曹交實供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却自不曾省得便是

飯從奉
梁上過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死為耳勝平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鳥獲古

之有力人也語類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復道是堯舜更不假條為能舉移千鈞

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

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奚有於是是字或以為指形體言或以為緊承食粟而巳對照不勝為患故以無力人為說味通節語意

以後說為長○條辨未二句豈以弗勝為患單貼能勝堯舜說弗為耳與亦為之緊相照應中間為有力為無力為

鳥獲三為字義別如云則是個無力之人是箇有力之人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敦復堂

策非淺言之也。乃蔽細極深耳。故曰亦為之而已。見得無之非堯無之非桀。不為堯即為桀。○愚按人將此節易滑口讀過便看得而已矣。三字恁地輕渺。若一字字鄭重讀之。方是令食粟人聳然豎起脊梁。當下透出為字精神。命脉何等老。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輔氏曰此指其以之。婆心急。豈謂是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或問學

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知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夫致知。之方乎。子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耳。○語類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芒芒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這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交集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為求師於外。敦復堂

者設耳。大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其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淑淑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墜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柶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紹聞編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蓋以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二 告子下 一 告子下 八 敦復堂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獨咎小弁乎。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

心。仁之發也。精義尹氏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明。其情惡在其孝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

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按本節言小弁之怨。方是說他哀痛迫切之情。正所謂垂涕泣而道者。高子所疑之怨。正坐不曾見及此。此其所以為固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

自責也。其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晁晞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輯語何以不怨。是不解之詞。然丑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或問小註親之

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

陷於大惡怒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

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一激於父子之

至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

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集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

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為一關於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

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愈疏是親既疏我而我

又疏其親便是愈疏了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石石

指母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水遽怒于

微激於母而子遽怨故曰是不可磯通節歸注不孝二字

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愈疏不孝小弁之所

以當怨也不可磯亦不孝凱風之所以

不怨也推明怨不怨之旨歸重小弁上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精義伊川曰小弁之

小弁直怨我罪伊何或問申之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與

○淺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

怨親也實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為證而取詩意之近

厚耳○說統上文只說怨字此處引舜為斷却露一慕字

蓋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般此其

所以為仁人孝子耳不必駭駭小弁○愚按章意只是說

詩非論平王也前後以怨不怨相形一斷之以親親而其

疑盡釋末言孔子之言舜亦正以破高子之固豈真以舜

與平相提而論哉要以舜之怨慕為至孝自不得以小弁

之怨為不孝註中虛實字都極斟酌分明○本文於舜止

敦復堂

曰慕以怨已融於慕之中故為至孝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而未盡乎慕之道故不可為孝而僅得謂之不為不孝然此處孟子引○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

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

愆也四書通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

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反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集解不期而會曰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集解孟子必素知其為遊說之士將何之之問

以八國言非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翼註

宋輕之說先楚後秦則所謂二王之遇亦是說不遇於楚必過於秦勿倒○構兵只言相侵伐且慢說兵連禍結侵

下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當是時以利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或問小註宋經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悖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道度平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即其利之一字而究論之○蔡氏曰宋經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說統志大謂其志在息民與從人志在為楚橫人志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集解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即指之趨向處也心縱無他而號已不善在遊士以為逞臆而談辭不知聖賢之稱名必慎○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種字下二節皆發明不可之意○愚按明斥其號之不可正隱究其指之不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經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精言悅於利而罷兵以利罷也樂罷而悅於利是利以罷兵也○因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之根絕矣○集解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始以利罷者必旋以利與利端既開到得人趨利則君臣父子兄弟皆秦楚矣人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構處豈必兩國構兵哉此覆亡之勢所以斷自悅於利始悅於利肺臆聞皆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夫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弊紹聞編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導人以利則人將惟利之趨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曷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嗜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禦有所不為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所不忍不為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爭可息兵可寢而舉國之人孰肯遺其親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為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翼註上節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之意此節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歎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俱漸次逐層說開趕出兩邊與亡之異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集解上下兩節不手看上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極言仁義之效以見當主於仁義而不可主於利也故末復找何必曰利一句應轉前交以申明不可之意此章與首篇首章用意畧相似而結法亦如之直是斬釘截鐵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

孟子集注卷之十一 告子下 三 敦復堂

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於遊說之士惓惓救世之思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

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述朱輔氏說只可作泛論若粘本節說季任亦未

來見不可謂其禮意之輕大抵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輕觀末節可也但在本節

只作序事伏案不可預透○按兩受之而不報此處只作一例看幣交道遠均一時所不能答報非有心也○說統

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波又曰通章逐段推而不遺說盡首節為相處守四字是

伏案中問不成專二字是斷案末節不得之鄒得之平陸

是結案○文集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

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按此條單主

他曰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或問小註首節是言其受幣之同如此他日由鄒二句是言其報禮之異如此○蒙引連得閒矣謂已得閒而問也

非謂孟子所處有閒隙處也○說統謂此中決有個義理不可認作捉破綻下為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

特設詞以相探耳非以俗情窺師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

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條辨單問不見

儲子之換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甚活知其不為此而疑之之詞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也此周公營洛邑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

不用志于享故也蔡傳享不在物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書所享指

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儀禮意也對物言即下志字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說統志與物所盡

才成個享引書專重不役志于享一每○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

矣條辨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見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象引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存疑惟不役志于享

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益不役志于享則不成個享禮所以曰不享○明

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惟屋廬子便解得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

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

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亦視其禮意之輕重

而行吾義而已○說統不得之鄒得之平陸在處守為相

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故亦道出自家悅底解悟來按

集註兼不得往他國及可以至齊之境內說則居鄒處平

陸亦正與此二句相關○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

儲子邊故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邊未以得不得相形

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輯語交際予受應疇之道視其

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為皆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

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

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蒙引

二字只做一類看不必謂名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註

自分曉聲譽事功大凡仕進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存

疑髡意以天下之道出與處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

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出仁不知時苟我出而為

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仁在已之道終不可極○說

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在已之道終不可極○說

統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死雖兼言其實致譏重為人

邊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

其為人仁字固是兩邊夾擊意却側注立功濟世一邊方

與後兩重相貫○通章以仁字為骨子以用不用三字為關

鍵

告子下

復堂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變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

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

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

天人備矣○說統此叙三子

事與別處不同乃緣他白為

為人來說如夷似一於自為

如惠似一於為人如尹又似

觀望於自為為人之間此君

子是孟子暗自揅正與末君

子之所為句應○集解道以

迹言趨以心言是論仁以迹

孟子論仁以心如但以迹則

伯夷不肖於就者也不惠不

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

有就者也然去者是仁不去

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與人

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

○君子言亦仁而已矣說開去

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謂承

三子言亦可何必同句最重

何必同非謂不必與古人

同也此句只歸自為為人說見君子

只要心無私而事合

理自為亦可為人亦可即時而為

人時而自為亦可自為

非鳴高為人非向俗時而為人

時而自為非行止鵲突三

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亦何必以一

轍拘○輯語此處仁字

只就出處上論然正須識得仁字

全體方能不深

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

之精微自存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二

二

敦復堂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

人之心哉霜義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

已申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

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伊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

三言不事... 卷一... 課本

不如此○四書通獨詳伊尹者夷不屑就惠不舒去其迹易明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正解史記云公

儀休為魯相泰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

其治子思請給恩百姓修禮隣國非復昔日之魯日削甚蓋誣之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

未必能有為也見事功不成忽然引去不成自為又不成

為人孟子告以不必同正見其當去也此節暗承前意跌進一層說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酷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

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說統奚非愚於虞而智于秦

只用與不用耳不可得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也夫末節不用字○按削何

益於國不必更精魯事較量○契緊在用不用字固是隱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華去聲

孟子告子下 七 敦復堂

王豹衛人善謳

曲折也。趙詩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

河水洋洋北流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經駢齊。

人善歌

歌長。高唐齊西邑。齊境大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

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

華遷載甲夜入

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

而棄之何以事

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

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

與莒戰梁遂鬪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陞而

隅為之崩。按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事。髡并說或當有之。然

不足辨也。髡以此譏

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真言外以功

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基本上約駒等推開以

起下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未又反掉以見其果無。說統髡譏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着一未

字責之猶寬繼言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名實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

步。按髡意總是在事功上。論而不察君子之用心。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

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

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一是君子地分本高着。一固字直是不堪矣。落然正須。將所為說得委曲則不識意自高雅不是一味輕薄。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愚按淳于未嘗識賢由於未嘗知仁蓋亦戰國之習氣全以功名為重故其諷孟子始終只在仕齊無功而不知君子守道之嚴用心之厚其無私當理有非流俗人所能知者此去齊之故終不欲明言而託於孔子以見意滑稽利口之徒直度外置之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紹聞編自王道衰人惟知五霸之功何敢議其罪准孟子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蓋孔

子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亦如此。姚承菴曰當時王章侯度茂焉無有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說統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雖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備。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本任氏春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士田次詢其賢才蓋為

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

以修百職也不與尊賢相混。慶以地者三王之世當尚

有閔田或亦因六師所移可滅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

德於民者加地進。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獮言土地荒蕪則

律必非空言也。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有賢不見用也培

克在位者畜聚斂之臣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

上文有慶以地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移之者誅

其人而變置之也。曰變置之則非定滅其國矣。吳因之

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天下。隱然說潤討者出命以

天子討而不伐道理故下以討而不伐承之。討者出命以

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孫疏平時為方伯征討時則稱連

帥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

士當征伐時則皆。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擊

其罪而伐之也。擄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

之命也。蒙引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

者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若

擄諸侯以伐之辭以就其私而已。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擄

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

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出命方

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擄諸侯以伐之竊違其法而猶竊

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

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新安陳氏曰無王如

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輯語只霸便是無王。桓文

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

尊以為擄伐矣故第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自入其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

之事按言巡狩言述職皆是以三王作準為五霸爰書起案。省耕省斂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音秋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左傳夏會于葵丘時盟且脩好禮也。輯語若曰五

霸桓公為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為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六字為句主桓公言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天子之禁而已下五命即載書之辭。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此所以列於五禁之首。再命用賢圖治之事也。賢固有德者才為有能者然亦分德之緒。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餘尊之育之皆所以彰之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三命柔遠。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



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

天子而後殺之也四命天命天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蒙引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

人專小利壅泉也病鄰國激水也泉水若利於已國則壅

之以歸於內泉水若不利於已國則激之以歸於外然專

其利於已則必有病於人嫁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

尊王之事集解五命所載書辭皆是天子之禁桓特中

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篤鄰國之交在桓公本

是借為後日樓伐地而孟子述此却因說同盟原要歸好

若既盟之後一有犯此五禁者便是自干王章自取罪戾

故下繫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意在今之諸侯非得罪

於王霸不必復搜索齊桓心曲也精言前節極力鋪張

三王之制而以樓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

霸之禁而以皆犯此五禁一句斷今之諸侯罪案是一樣

去文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

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

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

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而迎而安之則其發也

必乘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

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

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

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

孟子表注本義匯終 卷十一 告子上 二 告子下 旨 敦復堂

教固所有也。條辨人因中間論制不可過處多遂謂重
通制上非也。孟子喫緊在殃民二字斷慎子罪案蓋不教
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之死地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却是轉一步說看後面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
者不為一句撇過過制落到仁上而以
况於殺人求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蒙引上一條言其徒殃吾民不
足以勝敵此一條言縱使勝敵

而於理亦不可撥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人土地
而上于先王之典然此處只宜虛舍不可說破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正解此則二字單承不可邊來按慎子意
只在勝意只在有南陽今且決之於一戰而

猶謂不可此真慎子之所不
識者故下文遂與明言之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賽合註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
之宗廟故曰宗廟之典籍。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

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
之哉。條辨要說下諸侯百里為封國定制故先以天子

之地陪起見天子尚不敢自已過侈而况諸侯可不守先
王之封制乎。按先王分土之初千里百里俱非苟然要

說於外不可增却先說於內
不可減此孟子立言之妙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或問小註此舉先王之定制如此。輯語儉非儉

齊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最善摹寫上文足字之

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

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條辨封國皆有

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為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遡其始

封耳。集解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句用而字一折正

乎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焦漪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

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且不殺人而取彼

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愚按徒取諸

彼以與此本必無之事特設出此話頭以見制之必不

可過耳仁者不為全在過制上說正應前交然且不可意

切論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集注

卷十二告子下

三

敦復堂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事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方誘掖，意然必志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才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底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在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或以當道由志仁來於本文未免倒置。○憲按前一條以志仁為歸，宿後一條以當道為發，轉二說正互相發。○章末高唱君子之事君也，言外便見得慎子事君以非道而為不仁之

事是一小人而已，其為不容於堯舜之世可知。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文集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

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存疑辟開墾是盡地力，李惺是也，故為富國之事。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承上者，此是敦復堂。



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徐辨只我能為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為民賊辟上地侵民之井疆也充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必克戕民之性命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解所謂道即富強是也習以成風為俗上以是求下以是應

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吳省菴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子發此○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說統白圭

縮當時重斂故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云二十而取一

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按史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人四

書釋地引鄒陽書白圭戰亡六歲為魏取中山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則此書所載疑另為一人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說統見得中國而從夷狄之法成何世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官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醢之費無諸侯

幣帛饗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

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愚按惟其所出之少故所費自不能多惟其所費之少

故所取亦不必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而未向只直費省而言。○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饗飧既

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飧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說統此亦從輕稅說來見雖欲件件減省自有必不可省者。○按特提居中國以見貉道可而中國斷不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集解前以陶與用比此以陶與人比無君子乃正對陶而言亦即一以該其餘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為貉亦豈可為哉惟法堯舜而已。○四書通易曰

孟子集注卷十二告子下 敦復堂

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采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自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子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矧為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若可謂委曲詳盡矣按此本史記所載自土事而言亦因註中有林氏之說也○說統先王立法定為什一之則亦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特把大貉小貉與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弊而極言之所以見堯舜中正之道萬世無弊也

之漸然貉道之不可行只就當下便見得故孟子痛闢其非只是言其不足用推出一層轉非本義

○自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自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精義尹氏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自圭可謂妄人矣○蒙引自圭所以自負為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也然其妄甚矣○紹聞編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如自圭者是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木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存疑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餐受水處也海為受水處而非人所居此禹之所以課本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

水之災無異矣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

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主乃為鄰國之害也不

仁甚矣○條辨上節禹以四海為壑是緊承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二句故用是故二字接吾子以鄰國為壑是直起

水逆行四句故用一今字轉水逆行即指鄰國為壑故註

解為下流壅塞故水逆流既謂之洚水即便是堯時之洪

水矣禹於洪水而治之使平所以為仁人丹本小水而壅

之使成洪水豈不為仁人之所惡時解謂水逆行四句只

解禹去洪水之害不以為惡序而以為惡堯時之洪水殊

失語意○起結兩吾子過矣俱就丹之自以為愈禹而申斥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精義尹

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國問考之說交古

無亮字今以為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辨有止訓信

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

則但為持守之意而未信者為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

者是也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

意言君子捨是則無可據守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

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精言或問云君子舍是則無可

據守此與左傳杖莫如信同意執字活對亮字不過○不

是不能執是無所執玩註及尹說自見也此執字只把捉

倚仗意與操守堅固意有別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只

此一誠舍是便全無把柄子故執字靠定亮字說非亮主

教復堂

心執主事亮在平時執在臨事也○集解亮即友諒之諒所謂誠也故集註止訓信字○孫疏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則信其用則明按亮字本義止訓信然不兼言明則貞而不諒之諒所謂不擇是非者恐未免相犯且本註凡事苟且內亦兼有不明之意第執持之說則自宜主信而言耳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按此亦孟子倦倦行道之懇偶觸於正子而不覺情見乎辭○為政二字須着眼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按此以孟子之

好善優於天下看非故林殺三者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按緣丑意中祇知有三者耳味然則口氣疑團已伏於前矣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集解好善本樂正子之為善人來善與善相投自無有不好者須在其為人處見之○好善不主定好人之強力智慮多聞乃實見得善之可欲深嗜篤好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按上已明言正子之為人其為好善自無疑矣足乎之問乃疑其不足以為魯政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纂疏善專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

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集解優對上足字
言足尚是僅足優則恢派乎有餘裕矣。天下對魯而言言
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况魯國此正貼樂正子說或謂優
於天下說得好善大了恐非正子所能當不知好善之量
正樂正子之所長惟其優於天下此孟子
所以聞之喜而不寐也下節方畧推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集解此與下節一正一反總
用夫苟字起自是槩說之詞好善不好善俱要切相天下
者言四海千里等字乃不落空講好善處須見得善中能
盡為治之本末輔吾德者其本也資吾治者其末也兼收
博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強魯多聞起見
則仍是公孫氏心眼矣。○翼註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
益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
說不主用人說愚按主聽言說方與下節對辭不但來告
以善緊相關切也但用人意亦即在聽言并其辭說亦得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

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

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
乃所以為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
而已可不畏乎。○說統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予
既已知之矣正描寫他訑訑光景讒諂面諛之人正窺見
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予既已知之
矣有何意味按此與輔氏同。○蒙引訑訑本不好善之人
訑訑也予既已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
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按此與輔氏異時講多
有從之者然畢竟味短。○紹聞編有訑訑之意於中即有
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人皆君子小
望望然而去故曰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拒通 君子小
敦復堂



人送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
 然也。徐辨因其不好善則讒諂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
 諂諂得而進之讒諂之人不過而諛而已。觀不好善
 者之國不可治則知好善者之優於天下此節只為上文
 反觀耳。○愚按集註於此特拈直諫多聞與讒諂面諛反
 照愈可見好善斷不宜。○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
 主強智多聞識而言。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
 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
 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說統總
 見相天下者不
 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說統考仕於志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
 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

執一途而後就亦不執一途而槩去總見君子委曲為道
 之意。○條辨陳子之問固疑孟子之難於仕而孟子所答
 却不就易仕一邊說只說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見可就
 則就可去則去一視乎道為從違非有心於難亦非有心
 於易下三節只要平看。○集解陳子問仕專在就一邊
 說孟子增出去一邊陳子之意重在就孟子之意重在去
 去雖因就而見然去即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苟於
 就其必各分三項者見聖賢無執一之行只看時義何如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
 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之矣。此亦舉孔子以見外不必粘定孔子說。○蒙引
 敬而無禮者。○按首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
 禮非為此接待虛文固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分明是志



同道合欲以其所言者舉而行之如之何弗就將字不是說將然未然是時傾信投合之機有固將如此者惟其如此所以不待禮貌之衰只言不行便自可去蓋就以此意者去亦即以此意君子自不肯負其初心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按節首雖未行三字極有味謂言雖未行而致敬有禮猶有欽慕吾道之心則言或自是而行亦未可定則亦安得不就之至於并禮貌亦衰始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其所以必去也○或問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何如耳孔子皆嘗為之可以上下等之耶○邱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其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

一樣非以別入品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

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

過之言按行其道即上文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所以可

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

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

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

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

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死，則時可知矣。○正解：受其餽，卽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卽是去意。○彙解：免死句在不久卽去，上蓋本旨是言去就也。○策解：此雖受之有節，不久卽去，與受享其祿不同。到底亦是受國君之養，故云公養之仕。○四書通：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闕，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

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集解：孫叔敖，楚貴之子，薦賈

海濱，不仕，令尹虞丘薦百里奚事，見前篇。舉於市，卽飯牛

之王，以車迎，遂相楚。○市者，莊周亦言百里奚飯牛而牛肥

則飯牛自是實事，但自鬻要君，則好事者之誣耳。○新安

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徐思曠曰大任不若舜以下是也

集解故字承上文推開意在言外○將字必先字與所以字緊相貫注以明天意之所在也○精言苦其心志如操

心危慮患深非尋常貧苦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志慮鬱抑不得自伸也

所為不遂多背戾也集解行是據現成底行去為是作為道

道理何嘗有一毫乖所但事多不順所為動輒齟齬故曰拂亂耳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

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語類動心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

定則不為氣所動輯語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語氣直貫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

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按三平固可然即謂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擡頭不起原非豪

傑也愚按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此段意思不是聖賢天亦無從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只是要事

安放得着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

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

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忍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

落塹去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

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新安陳氏曰舜大

聖人未必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崇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于此也續困勉錄唐堯

生長富貴而兢業自持亦是苦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垂教萬世亦是天降大任。按此雖旁義自是通論。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橫不順也。

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下文作與。蓋不能謹於平日。此補得。故必事勢窮

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

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

警悟而通曉也。語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翼註：困於心是抑鬱不

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達。困，衡者，已知有過，故

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慶源輔氏曰：才言恒過

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

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

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

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固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

則下愚而已。徐巖泉曰：全要在中。人上形容，蓋上智之

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

困，衡是過覺於已，作是謹平日之所不能覺。聲與色屬人

徵發，是過彰於人，喻是覺平日之所不能覺。按一然後

兩而後，須重看見得過亦非偶然。人日在過中而無見

過之一日，最是人生大不幸。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法家法度

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

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

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乃尊貴變直之臣，拂士是輔弼之

右之士，有疎戚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死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

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

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

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

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厄窮困躓之餘

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

矣。○紹開編：今人多以憂患為逆境，安樂為順境，不知生

人乃在憂患死，人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滋其怠肆之意，此

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為生死之訣，其理亦何例

乎此。○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

文看出而即以此立。○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

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

之遊，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

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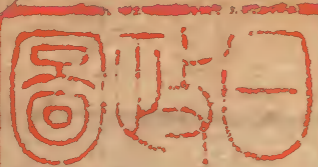
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紹聞編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安樂必戒○集解以安樂之心必崇高富貴嗜欲不節即死於安樂也○安樂雖安樂不死只處憂患雖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看人承受何如耳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語類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文義也 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精義明道曰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說統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愚按下一字字條辨以為緊對受教者說極是但言此乃正欲其人曲體婆心深自脩省乃為毫不相負非是現身說法如論語無隱章吾無行而不與是某之意也○既對受教者說則子字作孟子自謂可即泛作教者自身說亦可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精言開口下一術字可見因材而教正有多少變化在



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終

文政

